

初入大衙門 空軍總司令部勤務隊（二）

· 王鳴中 ·

匆匆告別了防砲部隊，開車前往總部的路上，邊開邊想，中午還在辦慶生餐會呢，怎麼下午四點就要去勤務隊新職介紹了！

等到了勤務隊先向隊長報到，隊長林少校非常熱情，說只要把兵管好、政戰部的公差出好，其他沒我的事了，都有他們頂著。我想隊長怎麼有如此大的能耐，後來才知道他整整大我十二期，是非常資深的少校。副隊長是我大我九期的周上尉，底下有五個中尉分隊長，除了徐分隊長是士官轉任軍官的較為資深外，其他都是學弟，軍官大致認識了之後，就是新職介紹。我一到隊集合場，倒吸了一口氣，怎麼這麼多人！

後來聽值星官報人數居然有兩百三十多人，我從來沒帶過這麼大的部隊，光士官長就二十多個。我在防警時，一個連頂多一個士官長，就是寶貝了，現在是滿坑滿谷的士官長，年紀都比我大，還有五十幾歲的老士官長，嚇壞了我這個小中尉，總班長還是去過大漠北葉門的，資歷豐富，見

多識廣，其他的士官長個個都有來頭。我們的老士官長是總部後勤副參謀長的常士班同學，小小一個隊真是卧虎藏龍。阿兵哥也很厲害，能來總部當兵，很大一部分是有特殊專長或是關係很好的兵，特殊專長就是會水電、膳勤等，再來就是長官推薦介紹的，所以我就調整自己的帶兵方式，不再吼吼罵罵了，反正兵素質也高，講道理應該比較有效果，硬幹他反而覺得你沒水準。

新職介紹完了之後，回到辦公室，就找幾個分隊長了解一下隊部的狀況。原來司令部勤務隊與汽車隊之前都是中校編階的中隊型態，因為「精實案」降編為勤務隊與汽車隊，以實驗編裝的方式，看看是否能推動到全軍，後來沒有推成，我們這兩個隊也沒復編。勤務隊共五個分隊，其中文書分隊有兩個隊，都是支援各辦公室文書兵及將級長官的侍衛及勤務兵。當時精實案剛開始，總部單位還是多得不得了，署、處不要說了，光各組就有七十多個，我們支援辦公室的人

非常多；另外還有膳勤分隊，要負責全總部的伙食，還要辦餐會、做月餅及各種茶會，非常辛苦。再來是公設分隊，主要負責整個營區的水、電、空調及各類修繕、木工及油漆等，最後是行政分隊負責營區環境整理，廁所打掃、垃圾清運及臨時人力需求等。因為各個分隊性質不同，組成份子不同，專長不同，所以分隊長很重要，所幸分隊長的來源都是從航校留校的區隊長擇優而來的，不像我們在防警幹部素質參差不齊，有時候幹部的管教比阿兵哥還傷腦筋。

聽完分隊長的簡介，隊長宣布「晚上迎新送舊，大家準備準備，可以出發了」！蛤！還有迎新送舊。當時的濟南路不像現在這麼冷清，兩旁開滿了外省小吃店，光吃鯉魚的就好幾家，還有成都麵館、福園小館等。我們在松滿樓，當時還叫松福樓辦酒席，席開三桌，前任輔導長王學長對於幹部的敬酒應付自如，神色自若，而我任官以來從來沒參加過這種比較正式的餐會，很拘謹，雖然有一點酒量，但是人都不熟，很不自在，後來前任輔導長黃學長也來了，喝得很開心，更顯得我的拘謹，這時來了一個人，扭轉了整個氣氛。

原來副隊長現身了。副隊長看到

我就坐到身邊，用喝啤酒的玻璃杯倒了一杯高粱，說：「歡迎輔導長到隊，我們要好好合作。」就乾了，我也乾了一杯，還沒喘完氣呢！他又拿一杯說：「我們同一寢室，我會打呼，先賠罪了。」又一大杯，我也只能還一大杯。至今二十多年了，我還是搞不懂副隊長是在整我還是在幫我融入這個群體，沒關係也不重要了。周副隊長是我看過最聰明的軍人，我在他身上學到太多東西了。（副座，很久不見啦！該出來聚聚了吧！）

當晚喝多了，自然就沒回家，隔天早上五點半就起床，準備參加早點名，當我下樓時，值日班長趕快過來說：「輔仔，早點名你不用主持，平常由值日的班長主持就可以了。」這麼人性化！只見班長飛快的分配完勤務，全隊人都不見了，文書兵就去各自的署、處打掃辦公室、膳勤準備當日的餐食、行政去打掃總部的馬路、草地，公設又去修修弄弄了，非常有秩序。

等到上班時間，才發現原來總部有這麼多參謀，以前只見過營部、指揮部參謀，指揮部政戰室連主任才五個人，這邊的政戰部有五處一隊一組及出版社，編制大得不得了，光參謀就一百多人。我跟汽車隊輔導長趙同

學是全總部政戰幹部期別最低的，進了政戰部大樓彷彿回到一年級新生的時候，見人都要敬禮、問好；另外，以前看到營長就嚇得要死，到了總部，有滿坑滿谷的中校，我們這種中尉簡直成了少數民族。前兩天我只敢在辦公室裡，根本不敢出隊部，連餐廳都不敢去，後來餓了兩天，才請政戰兵去幫我打便當，後來才知道，午休時間就算不去餐廳吃，也可以外出去吃飯，這是我這種基層來的是想不到的。若沒輪到值班，五點就可以下班回家，當時還有交通車，四點半就開車了，我就親眼看到軍樂隊輔導長每天坐著交通車上下班，真是大開眼界，終於知道為什麼人家都說空軍人性化了。

當一切就緒，開始推展政戰工作，整理卷夾時我才發現，這邊業務從簡。既然業務從簡，我心想，那其他的要好好做，例如隊上的美工布置，我的兩位政戰士，一個擅長櫥窗布置，一個是正統畫家，兩人合作使我們的文化走廊與各類布置的水準非常高。過年他們會用美麗龍雕石獅子，聖誕節不買現成的聖誕樹，自己用壁報紙刻，做了兩層樓高的聖誕樹，真是嘆為觀止，反正經費充裕，就用吧！政戰工作費每個月就固定那一點

，為什麼我經費充裕呢？因為我們一樓有一個交誼廳，除了讓官兵唱歌、打撞球及看電影之外，另外有一個國軍六〇一營站附設服務臺。這可是專案核准的小福利社，除了賣飲料、泡麵、香菸、麵包之外，我和福利社管理員不斷增加新品項，早上跟早餐店進三明治、蒸包子、賣厚片吐司、大亨堡等，下午就加賣炸雞排、薯條，晚上晚點名後還有啤酒開賣，一人限購兩瓶（當時軍中沒有禁酒令），並約法三章，鬧事的話就不賣了，大家安分守己，不會拆臺。

就在我們善加「營運」上，小福利社的業績可說是蒸蒸日上，除了固定每月上繳國庫的金額跟進貨成本外，結餘的部分都納入官兵福利金，積久了就是一大筆錢，我們就會拿來辦隊慶餐會或年終尾牙摸彩活動，將錢花在官兵上；另外一些公共支出也可以運用，例如買飲水機、假日去租DCC等。不過我堅持所有買賣一律現金交易，不可以簽帳，每日盤點，隔天一早我就要看帳，就是避免簽帳的陋習。

勤務隊照隊長的說法就是「勤快的服務」，這點我是認同的，當然一般署、處有需求時不會找我，因為光政戰部的長官就應付不完了。學長們

的需求小到來借蚊帳、棉被，大到來要內務櫃，那已超出我的能力範圍，只能委婉地跟學長說明。此外派公差搬東西、辦公室修修弄弄都沒問題，有一天被一位處長叫進辦公室，說他寢室的小豬存錢筒不見了，要我幫他找，除了當工頭還要扮柯南，最後也沒找到。

我剛去報到沒幾天，有一天值日，按照慣例，辦公室加班的弟兄，晚點名前都要回來，要加班要再報備才能再去，而且十點前要回來，以便掌握人數。一次，政戰部某處的兵去加班，過十點還沒回來，班長查人數時發現少了一個，就打電話到處裡面找人，剛好是副處長接的，班長口氣可能不太好，副處長又喝了點酒，大發雷霆，問說：「誰是駐隊官？」班長回是輔導長，副處長：「叫你們輔導長等著，我到你們隊上去。」我一聽嚇一跳趕快去集合場恭迎，果然看他帶著兩個學長過來，把我狠狠地幹了一頓，還問我何時到隊的，我說九月十六日，他說十月十六日我調東引。我心裡想調東引是沒差，只是才剛來就走很沒面子，還好身邊的兩位學長半勸半拉把副處長帶走了。當我正在沮喪時，忽然電話來了，學長叫我去處裡面，副處長要找我。我想完了，

東引去定了。一上去副處長酒醒了，對我說：「因為國防部明天臨時要開會，要影印很多資料，所以才請小兵留下來幫忙，剛剛很不好意思……」後來他一直對我很好，直到他升將軍、退伍每年勳舊餐會遇到還是會熱情的打招呼，當然我也沒去東引了。李將軍好久不見！

另外一次被修理是某處公差沒派好，造成處裡面學長不滿，隔天就派出兩個學長來督導莒光日，東看西看，在官兵面前足足罵了我近兩小時，弄得我很難堪。其實勤務隊歸參謀長管，參謀長委託給軍務署署長代管，我們隊長百思不得其解，輔導長每天幫政戰部出公差，做事也很勤奮，為什麼還要這樣修理小老弟，就跑去跟署裡面的長官反映。隔天我就被處長約談了，處長非常有智慧，把我找去指導我上莒光日的技巧，其他事一概不提，昨天的督導學長也變得非常客氣，沒看到充滿缺失的督導表，這事情就這樣四四六六結束了。後來處長升了將軍，等我到了空作部，當時他任政戰部主任，還常找我出勤務。于將軍近來可好？這兩件事情，使我深刻體驗到在大衙門做事情「人際關係」是非常重要的，橫衝直撞是做不了事的。（未完待續）

空軍加油！ 國軍加油！

近期幾件飛安事件，讓我想起十多年前一次與陳燦齡總長的對話，當時他告訴我，從來沒有不摔飛機的空軍，飛機最安全的時候是停在地面的時候，但這不是設計飛機的本意。空軍的任務是要保衛國家，在達成這個任務的過程中，絕對會有意外發生，這是不可避免的。

我能了解發生事情當下，空軍全體上下的痛苦與壓力，但這就像一九六〇年代末期，美國社會動亂、越戰方興，通貨膨脹導致物價劇烈上漲的時期，美國還是堅持著登月計畫，當時有太多的民衆與團體，上街頭抗議，希望國家將有限的資金放到社會福利上，而非登月計畫。然而當時美國總統詹森了解這一計畫對美國及全人類的重要，堅持著甘迺迪總統的遺願，終於在一九六九年七月達成了人類登月的壯舉。

國家安全需要空軍戰力的維持與確保，我雖然只是個小老百姓，但我想獻上至深至切的感謝。謝謝所有空軍同仁與國軍將士們「堅持做對的事情」，保護這個國家。